

老照片

桑金伟 文/摄

磨谷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连我这一代人都未见过真实的磨谷场景。

10多年前，我在丽水市云和县赵善古村一农户家里找到了自然状态下的磨谷——它被丢弃在大门外。这台磨虽有些苍老，但尚完整，看来废弃的年月还不多。我猜测云和山区用电迟，所以当地人放弃用手推磨谷的时间相对延后。我最近一次遇到磨谷，是今年2月，它陈列在余姚市马渚镇斗门村里胡自然村胡氏祠堂的一个展示馆中。

我终于能仔细观察家乡的磨谷了。磨是磨的“堂兄”，磨至今常见，磨却已难觅，两者一比较，异同尽显：

首先，称谓不同。磨，又称为石磨、磨子。《说文》：“磨，礪，石磔也。”说明“礪、石磔”也是磨的别称。磨常称磨谷、磨子、木磨等，“磨”虽非石具，却用了石字底。清范寅辑《越谚》是越地民间谚语的原始记录，书中把磨归于“木具”，并写作“槲”，也有其道理。

其次，功用不同。磨的功用比磨多，可磨麦、米、豆腐等。磨功能单一，仅脱出稻谷的壳，故在祖国广大的西北旱作地区不见其身影。

第三，材质不同。磨的材质是石，质量比磨重得多。磨的材质基本是竹、木、黄土，也有仅用竹木的，较轻。竹在磨上主要起箍圈作用，当然也用作磨钉。

磨的大小、品种较多，如有的大户人家，大小磨有一套。磨的大小、品种就少。

第四，结构不同。磨和磨主要部分由上、下两部分（俗称上臼、下臼）组成，上臼覆在下臼上，用于运转而碾压、摩擦；下臼静止不动。磨和磨的轴心就固定在下臼上。为了增加上、下臼之间的摩擦力，石磨的臼平面上须凿刻出磨齿，而磨的齿是由老竹片或实木片竖插而成，称作“木齿”，俗称“磨钉”或“磨牙”。

石磨的磨齿磨损后，可请磨匠（或称磨磨匠、铲磨匠）重新凿磨出磨齿。磨钉无法修复，大概只能换一台新磨了吧。

较大的磨和磨的下部一般配装着木架子。

第五，运转不同。小磨单手可操作，大磨和磨通常需要使用推杆（俗称“磨推子”“磨担权”“磨磨吊子”和“磨担”），运转时最好由两人配合操作。

制作磨谷有“磨匠”，有时将专门代客磨谷的人也称为磨匠，本文说的是前者。自然，如今磨匠也无处可觅了。

吃米先磨谷



①磨匠在夯实填在磨钉之间的黄土。（摄于丽水一个展示性场景）

②早年农户常将磨谷放在春室。（摄于湖南洪江黔城）

③用竹、木、黄土做的磨。（摄于丽水云和赵善古村）

④木磨。（摄于余姚马渚斗门村）



磨谷制作时，对木、竹、土等材料很讲究。据说，木要硬老的老黄皮竹，削成竹片后，要在开水里慢火久煮，秋阳曝晒。这样制成的磨钉坚硬如铁，油光锃亮，插入黄土中百年不腐不烂。土选用经干搓万揉的生黄泥。

磨由磨圈、磨手、磨钉、磨芯、磨盘（即上下臼）、磨脚、磨担等部件组成。其制式颇多，各地不尽相同，主要有土磨和木磨两种。

以土磨为例。磨匠先用篾丝分别做成上下臼的磨圈，然后在磨圈内填入黄泥并夯实。磨盘实际上是两个充满着黄泥的圆柱体。做上臼相对复杂一些，先在上臼的表面夯筑成漏斗状，以便稻谷可自行流入磨内。上臼的中间要穿入一个磨手，对称伸出，

两端各开一个眼，便于磨担钩入。臼的底部要插入篾片或木片，即磨钉，磨钉多为二三寸长。做磨钉最能体现磨匠的技艺，磨钉须按八卦放射形插入臼面，上下臼正中有一个起轴心作用的磨芯，上臼可依着磨芯转动。当其上部窟窿中流下的谷子，按八卦放射形散开时，就在磨钉凹槽间一圈圈经受摩擦，谷壳和米随之分离，并沿上下臼的咬合口流出，落到下臼底部的环形槽内。这样我们就有白米吃了，这是一个多么聪明的设计！

其实这时的米，还不是很白（称“糙米”），仍需春碾等后续工序，因此早年农户常将磨谷放在春室里，磨后便春。

现代稻谷加工流程至少有清理、磨谷、谷糙分离、碾米、擦米、分级六道工序，其中第二道工序磨

谷，早已不再使用老磨了，而是靠一对橡胶辊转动脱去稻壳，但它至今仍叫“磨谷”——看来“磨”字还将流传下去。

同时流传下去的还有人们生动的口头言语。

我们常用“磨推磨转”来比喻做事、处世圆滑，可退可进。家乡有句老话叫“磨推推、磨转转”，意为操作同一件事的两人应不急不躁地默契配合。当实在榨不出“油水”时，人们会说“燥着糠榨油”。“磨糠”指磨出来的谷壳，磨糠确实无油可榨，“燥着糠榨油”是达不到的。当办事遇到困难，我们会劝诫“磨糠搓绳起头难”嘛，总归会成功的。此话其实是宽慰人的，它也蕴含着幽默的成分。

“抬城隍”和“抢菩萨”

阿拉宁波话

赵淑萍

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围着一位老先生打哈哈，言语中，半是夸他半是打趣他。“你们不要瞎起哄，‘抬城隍’。”他笑骂道。由此，我判断，“抬城隍”在宁波方言中，带有贬义。果然，老先生告诉我，“抬城隍”就是瞎抬举、瞎起哄或怂恿他人的意思。

城隍，就是城隍爷。凡有城池，皆有城隍，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也是冥界的地方官，在冥间主持公道，惩恶扬善。城隍是老百姓自己选出来的，有资格做城隍的，都是那些忠君爱国的英雄或符合儒家标准的品行端方之士。上海的三大城隍是霍光、秦裕伯、陈化成，杭州是文天祥。全国各地还有春申君、萧何、周新、朱一贵等城隍。而我们宁波，据说供奉的是纪信。纪信是刘邦手下的大将，楚汉相争，荥阳一战，因为他面貌酷似刘邦，就顶替刘邦人降霸王项羽，使刘邦得以脱身，纪信被发现后即被焚身。但还有一种说法，此纪信非彼纪信。这是另一个朝代名叫纪信的军中校尉，押送粮草经过宁波，看宁波百姓饥饿难耐，就把粮食用来赈灾了，自己则被军法处死。宁波的老百姓就把他选作城隍。可见，城隍很亲民，很“接地气”，他们是人死后担任神职，不像一般天界的神明那样有高不可攀的背景和法术。

再说“抬城隍”，原先是一种祭祀仪式，好多地方奉行。一般来说，“城隍三巡”，每年的清明节、中元节、寒衣节（此三节民间谓之“鬼节”），城隍老爷要出巡。也有地方根据城隍爷的生日或当地庙会自行定的。比如，东南沿海一带，因感继光抗倭，也有六月六抬城隍迎城爷的。城隍出巡，要八抬大轿伺候，有专门的仪仗队，内有活人扮的文武判官、黑白无常、牛头马面，还有那披枷带锁的被羁押的

鬼魂。鬼魂大都由痼疾缠身的病人扮演，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否极泰来。这本是一项非常神圣的仪式，但后来渐渐演变成一个民俗节庆。仪式上有划旱船、舞龙、舞狮、扭秧歌等，热闹非凡，与其说敬神，不如说是娱民。

那么，“抬城隍”为什么成了贬义词呢？我估计有两种可能。一大帮子人把泥塑木雕的城隍爷玉带蟒袍地装扮起来，煞有其事地抬着，是不是太夸张了？所以，有了“瞎抬举”的意思。而后来，在那种闹腾腾的气氛下，大家的态度也轻佻起来。那些抬城隍的，并不是个个一脸虔诚、毕恭毕敬的，轿子抬得颤颤悠悠的大有人在，甚至还有人会拉拉城隍爷的袖子、摸摸城隍爷的袍带，于是，就有了“瞎起哄”的意思。

由“抬城隍”，我又想到了“抢菩萨”。宁波东钱湖有龙舟节，而且龙舟节一般不是在端午节，而是在农历九月。龙舟节起源于东钱湖农历九月十一和十六两个庙会，先是画船阁“菩萨出巡”，再是上塔山庙神祇鲍盖“诞庆”。庙脚下所属各村都要参加行会，行会活动精彩纷呈，最壮观的是赛龙舟。传说，有一年的农历九月十一，东钱湖陶公山船队在赛龙舟中夺魁，抢回来一尊菩萨，于是就在曹家山头造了座画船殿，并规定每年的农历九月十一这一天为画船节。东钱湖的折家村老大房、大沙房、永泉会各族房都购置了龙船，确定专人保管。每逢画船节，他们还邀请外地的龙舟表演队到东钱湖竞赛。龙舟竞渡这一节目就世代传承了下来。

有些地方，比如福建莆田和杭州临安也有“抢菩萨”的习俗，更有甚者，明抢不成，还有暗偷的。“抢菩萨”在一些地方成为闹元宵的一个有趣的活动，但有时因为私心，争抢时大打出手、滋生事端的也不少。对于神祇，民众大都怀着敬畏、虔诚之心，难得戏弄一下，“消费”一下，想来菩萨老爷与民同乐，也不会怪罪。但是，如果因为私心去争去抢，岂不让菩萨为难？

忘不了的抗战歌曲

慢时光

张晓红

小时候临近暑假前，学校要举行歌咏比赛，通常，每个班级去唱的都是抗战歌曲。

音乐课上，方老师说，要教大家唱一首新歌《在太行山上》。她向我们介绍了这首歌的歌词作者，并着重述说了创作的时代背景。后来，她问我们：“同学们，你们听过这首歌吗？”我马上举手说：“听过，我还会唱。”老师问：“谁教你的？”“我妈妈！”

我家里有一架老式风琴，母亲常自弹自唱《五月的鲜花》《在太行山上》《松花江上》《黄河谣》等抗战歌曲。母亲的嗓音低回婉转，富有磁性。有时，她唱得投入忘我，仿佛又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常见到她泪眼盈盈的样子。

我央求着母亲教我，母亲就耐心地逐字逐句教。我直着嗓门，声音高亢响亮。母亲笑着指出，那是“在吼”。她说：等你长大后，明白了这些歌词的含义，自然就会唱出感情来，才会唱得打动人心。

母亲是用她的经历和感情在歌唱。

抗战爆发时，母亲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姑娘，从上海女中中断学业回乡来，在大碇时敏小学任音乐老师。她教学生们唱抗战歌曲，自己也上台演唱，还带领学生队伍上街进行抗日宣传表演和抗日救国的示威游行。文弱娴雅的母亲，用她声情并茂的歌声，声援着抗日救国运动，并把歌声延续到了今天。

音乐课上，当方老师要我预唱一遍《在太行山上》时，我有紧迫感，屏气敛息，用母亲教我的方法，将气从胸腔中提升上来。“红日照遍了东方……”我唱了两句，方老师给了我肯定：这正是这首抗战歌曲所要表达的情感效果，很好！

接下来，方老师就教全班同学唱。

她教完了第一段，突然停了下

来，从琴凳上起身，绕到讲台前。她瘦小的身子挺得笔直，皱着眉头，表情严肃地说：同学们，这样唱不行，没有力度！别以为太行山离我们很遥远，其实，抗日的烽火也曾燃烧在我们的家门口……方老师讲述起她亲历的悲惨遭遇：“小日本鬼子开始扫荡式轰炸时，我刚上学读书。书是不能读了，跟着大人去逃难。我的一位伯父就是被鬼子的炸弹炸死的，伯母受此打击，不久也病故了。”说着说着，方老师的眼泪滴了下来。

“同学们，父老乡亲拿起了枪，拿起了刀，抗日的烽火也燃烧在家乡的土地上！听啊，母亲叫独生子去打仗，妻子送丈夫上战场！同学们要在心里想象这一壮烈的画面，唱出感情来……现在，我们再唱一遍。”

方老师风琴也不弹了，依然站立着。手缓缓向上抬起，微微仰起头，眼睛直视前方：“红日照遍了东方……”一字一韵，清越响亮。她的歌喉，宽广清亮有力，有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

同学们精神振奋，跟着方老师唱起来。当方老师唱到“我们在太行山上”这一句时，她激昂地握着拳头，豪迈地挥着手臂。

全班同学也情绪饱满，齐齐站立起来。男同学和方老师一起挥着手臂打拍子，女同学眼噙泪水，认真地唱着。

方老师说：在她所教的八个班级当中，就我们班唱得最有感情。于是决定，将这首歌定为我们班参加歌咏比赛的曲目。

比赛那天，全班同学白衬衫蓝长裤，胸前飘扬着鲜艳的红领巾。由我和另一名擅唱中音的女同学先唱前面两句，我俩的歌声，一个激昂高亢，一个低婉柔绵，刚柔并济，完全融为一体。

男同学用庄重深沉的声音唱和音：“看吧……”女同学再庄重深情地接唱：“听吧……”最后一段是大合唱。这样唱了两遍才结束。不料，主持老师要我们再演唱一次。方老师站起来说：请所有会唱这首歌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合唱！

歌声响起来了，响彻云霄。也分不清哪是台上在唱，哪是台下在唱。

许多年过去了，我忘不了演唱过的抗战歌曲，也忘不了教我们唱抗战歌曲的方老师。

寂寞五桂楼

古迹

颜文祥/文 张国源/摄

五桂楼是寂寞的，但寂寞的五桂楼竟坐落在如此逼仄的地方，我是没有想到的。在我的心目中，五桂楼是一方圣地，浓郁的书香会一阵一阵越过楼刻着花纹的窗棂，弥漫在四明山的青峰碧峦间，四周的风霜老树高耸入云，留下一片巨大的绿荫，遮盖着高大的藏书楼。这是多么圣洁的地方啊！然而，我错了，这座曾经被人誉为“藏书之富甲越中”的浙东第二大藏书楼竟那么普通。这是一幢两层的楼房，藏在高高低低的民宅间，除了风火墙顶上高耸着的五个“马头”，与一般的民宅相差无几。

五桂楼是一位叫黄澄量古人在清嘉庆丁卯年建的。黄澄量是梁弄人，嗜书如命，经过十多年的刻意搜求，得到5万多册图书，建了这座藏书楼。他推崇上代同宗中有兄弟五人同科中举，而过去中举叫“蟾宫折桂”，因此他把自己的藏书楼称为“五桂楼”。

其实，五桂楼还有一个名称，叫“七十二峰草堂”。据说，在五桂楼登高望远，可以看见四明山连绵起伏的七十二峰像锦绣屏风一样簇拥着梁弄小镇，北岭南峰，东岩西谷，秀嶂玲

珑，翠浪荡漾，让人心旷神怡。古人有诗曰：“不减琅琊福地居，四明山翠护图书。”但是，现在站在五桂楼上再也看不到这样的美景了。这不是五桂楼随着岁月的流逝日渐衰落，变得低矮了，而是小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挡住了人们站在五桂楼上望远的目光。

当然，现在我们去五桂楼不是为了登高望远看风景，也不是为了登黄澄量及其子孙坐拥青山绿水，徜徉在美妙诗海中自得其乐，更不是为了实现当年那些文人“羨君好书故曹氏，我欲为君主书楼；羨君拥书等候国，我欲为君校书郎”的梦。尽管我们知道当年的主人十分好客，不仅免费开放自己的藏书楼，还设专房接待远道而来的读书人。我们去五桂楼，是为了寻找、感受、想象当年这座藏书楼在文人心中的神圣。透过一本本已经发黄的线装书，触摸一下当年文人写书、刻书的执着与艰辛，也体味一下藏书人身在层层叠叠书籍中的那份快感和满足。

现在的五桂楼实在太寂寞了。那天，我和几个朋友去梁弄，是专门去看五桂楼的，没想到的是，名声赫赫的藏书楼竟大门落锁，在六月的一场雷雨之后显得那么寂静与无奈。问周围的住户，说五桂楼管护人横坎头的，现在“浙东红村”楼坎头的

浙东区党委旧址纪念馆上班。我的一位朋友马上打电话联系，不一会儿，管护人就骑着摩托车来了。他打开门，惊奇地看着我们一步步走进五桂楼。

五桂楼真是一个藏书、读书的好地方。五桂楼屋顶呈“众”字形，有暗阁，明看两层，实为三层，可起到隔热、防漏的作用。如果遇到战乱，精品善本又可藏到顶上暗阁中，确保万无一失。天井不大，但摇绿流翠，院中最大的一棵桂树，绿荫婆娑，青枝曳地。低低的假山上有月季、云竹，点缀着藏书楼的古朴与幽静。走上楼，4排24架书橱高高矗立着，里面的藏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散失了许许多多。新中国成立后，余1.6万余册，其中一部分被省里调去了。现在，五桂楼还有近万册藏书。这些弥足珍贵的线装书，上载天文，下记地理，是我们了解过去、回望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路标。

管护人告诉我们，尽管五桂楼的名头十分响亮，但平时参观者极少。他的一番话让我们心情沉重。这么丰富的文化宝库就这么空着，实在太可惜了。五桂楼不应该如此寂寞啊！

走出五桂楼，旁边有五桂楼



五桂楼